



【落英缤纷】

过目难忘的女子

□陈倩

海嫫是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子。
20年前,在当地一个文学论坛上初识写诗的海嫫。解释笔名时,她谦称自己是“来自海边的丑女人”。可是,人怎么可以“自贬”到这种程度!我看到的海嫫,自带着一股娇俏灵动和知性的美。尤其眼睛,明亮且蕴含笑意。她声音清脆悦耳,讲起话来常边说边笑,那笑声极具感染力。真真是美目盼兮,巧笑倩兮。

海嫫的美好不仅在容颜,还在生活中的许多细节。
我曾多次造访她的两处居所。第一处,是她嫁来滕州还未远赴贵州时的住房。虽然只是城镇楼群中极普通的一处,但整洁雅致,没有长期被柴米油盐浸染的气息。最让我讶然的是房间里的各种布艺作品,椅上的坐垫、沙发上的抱枕、餐桌上的纸巾盒、冰箱空调上的盖布——全都是海嫫亲手缝制的。布是普通棉布,可是经过海嫫的构思拼接,就开出了花朵。花儿们挤挤挨挨,这儿一簇,那儿一簇,让简净的居室里满是明亮的生机。在这里,我吃过她做的一餐饭。不足半小时,几盘小菜上桌,清煮的虾,淡炒的菜,黄色的蛋羹与红色的腐乳蒸成一碟,色香味俱足。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海嫫,眉目清秀利落从容,不见一丝油烟味。

我去过她的另一处居所,是她从贵州生活了十年又迁回山东后,在滕州置办的房子。较之十几年前的居所,陈设有了较大的变化——布艺的小玩意儿少了,木质的大块头多了。但依然不见丝毫油烟味,唯有雅、静。客厅里一张大的茶台,连同小树桩做成的茶凳,皆是不远万里从贵州拉回来的。没有过多雕琢,只是原木刷了清漆,似乎能嗅得到西南地方的山林之气。海嫫多年爱茶,也从不吝于请朋友们品茶。居所内有一室,满满囤了从贵州、云南觅得的古树茶。有幸数次与三两好友围坐在她位于阳台的茶台边,听她讲所饮之茶采自何地、手中茶盏如何觅得,以及与贵州文友交往的逸闻趣事……十余年贵州生活种种,在海嫫的讲述中,似乎只有丰盈与欢欣,如盏中茶汤,如秋日里的斜阳,金黄清亮。我们围坐茶台,边品茗边随意闲聊,聊文学,聊人生,无拘无束,笑语飞扬。那是多么快乐幸福的时光啊!

她在贵州生活期间的住处,我没有亲见。但听人讲,是在半山怀抱中,窗前房后皆大片的绿色,推窗可嗅花香,夜深可闻虫鸣,是神仙般的所在。有这样的环境,其内部怎样陈设,似乎都不重要了。更何况,有海嫫这样热爱琴棋书画的主妇,又怎会让居所落了俗套呢。她的生活,都化作了一行行清新的诗句,在纸上,也在世间。

海嫫生于胶东,生命中自带着海风的清爽与力量,有着流动的特质。她祖籍烟台,大学时认识了倪先生,相爱,嫁到滕州。她这股海风吹到我们这终日灰扑扑的内地小城,似乎给我等所谓“文艺青年”的生活携来了鲜活,拂去了沉闷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,谈论诗歌,相约共同写作。可是,风儿呢,并不会被困在某处,它要去追寻更广阔的世界。海嫫的生活继续如海风般游动,顺风而行,于2007年吹到了贵州。

经过长途迁徙后生活渐趋安静,海嫫又随着骨子里“风”的召唤行动了起来。再次听到她的信息,她已在贵州山区一个叫黄连的村子支教。深入山村支教这种带理想主义光环的事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但海嫫却扎扎实实驻村,认认真真当起了孩子王。后来我问过她感受,她没提一个苦字,只说到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快乐,能为他们做一点点奉献的快乐。她是真心喜欢孩子。这种喜爱以天真、轻盈与快乐的形式,在她后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。因着贵州支教数年的生活积累与一份博爱的情怀,她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: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,她的长篇小说《谷种的故事》入选2018年度“中国童书榜100佳”,2020年度“儿童最爱百部童书”。

三个月前,海嫫突然走了。她于几年前患病我是知道的,但跟她交往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个病人。自她去省城定居后,了解她的生活状态基本上靠微信:她出门自驾游了,她家里添了可爱的小宝贝,她列入出版计划的书稿还需要做一下修改……乍闻她离世的讯息,我着实吃了一惊。毕竟,前不久我们还在朋友圈里互致问候。找到她在滕州的一位侄女问情况。被告知,海嫫病情恶化有一段时间了,但她不愿惊扰他人,只想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。

海嫫留给朋友圈的最终画面是一簇盛开的马蜂菜花。她悄无声息地走了,没有卖惨,没有抱怨。她并不漫长的一生质朴得像乡间野花,随遇而安且清纯绚烂。这快乐与痛苦并存的大千世界,她来过了,她爱过了。她走了,但她呕心沥血创作的充满童趣的图书还在;那些贵州山区听过海嫫老师上课、分别时哭成泪人的孩子,那些喜爱海嫫阿姨讲童话故事的小读者们,会永远喜爱她永远怀念她的。

海嫫是足够勇敢的,她纤美柔弱,却独自扛起了生生死重轭。她不想以病榻形象示人,不愿留给他人哀伤与眼泪,悄然而去,就那样一直美丽生动在友人的记忆里,海嫫又是聪慧的。这般想着海嫫,我豁然开朗,其实,内心深处,我一直觉得海嫫没有走远。她只不过是临时去外边转了一圈,还会回到她心心念念的城市,隐居在她熟悉的某个街巷里。当季风携来细雨,栀子花开时,小城还会闪现出她美丽绰约的身影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向平 组版:陈明丽

□杨曙明

《历下烟云录》是民国著名文人范烟桥发表于1927年的作品。全文一万五千多字,主要内容是记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济南社会风情。虽然该文没有结集成册,且流传不广,影响不大,但仍不失是济南重要的历史资料。

范烟桥(1894—1967),名镛,字味韶,号烟桥,江苏苏州吴江同里人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,虽然自幼酷爱读书,但却不喜“八股”,因而成年后多才多艺,小说、诗歌、弹词、剧本无不谙练。他毕生著作颇丰,《历下烟云录》只能算是他“渐事涂抹”的“小品文”。至于该文的写作缘由,他在文中开明宗义讲得很明白:“余以友好之招,动远游之兴,佣书历下。五月于兹,春风如虎,花落成堆,意倦而归。有怀往迹,拉杂记之,所以留鸿爪也。”

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中国,军阀割据,混战尤甚。济南乃战略要地,据津浦之中坚,且有胶济铁路以达海,故而更成为各路军阀覬觐之地。时任山东督办的张宗昌,原本就是奉系军阀,所以他以军代政,使得济南“军阀机关之多,为各省所无,佩黄色附号者触目皆是。在丙、丁(1926—1927,笔者注)之交,司令部有六十余处,商埠旅馆幸免(被)占住者,不足十家也。招兵之小旗,满街飘拂,盖旅部希望成师,营部希望成团,上有所喜,下必有甚焉者。”此情况其最大原因,乃是在“军事倾向齐鲁,主其地者,举意为中国重轻,故四方落伍武僚、失意政客,纷然来会,以谋一用。况在此两年间,又是多事之秋乎。因此,济南一切社会风气,亦受感染,此中消息可以默会。”从这些描述中,我们可以想见,当时济南兵之多、兵之杂、兵之乱。

三大名胜乃济南名片,《历下烟云录》中自是不会绕过。“趵突泉为历下七十二泉之巨擘,骈列三眼,时刻突跃如沸,奇观也。”“大明湖名震寰宇,顾闻名不如见面,以视明圣湖,瞠乎远矣。”“湖在城内,城齿照水如上啮,此境有特殊风味。”况且,“此湖多泉水,故亦甚清纯厚冽。”“南圩门外有千佛山。山半有牌楼,题‘齐烟九点’四字。更上数十级,为千佛寺。其地在山崖,下临无地,可以望见城郭。山顶极峻峭,然有山路易登。”

《历下烟云录》对胜景的描述不是太多,除了三大名胜之外,其对曲水亭和玉乳泉的描绘颇值得欣赏。曲水亭:“其地流泉迂回曲折,流成小溪。溪之左右,俱为人家。每在午后,一片砧敲,几疑在江南水乡。《老残游记》谓‘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’,亦惟此处情境,最为逼肖。”玉乳泉:“神妙绝伦之玉乳泉,在省署之西隅,水喷起可一尺,有似圆柱,洁白如玉,径可尺许,翻泛成粒栗,乃如乳液,抚之微温而不寒,饮之甘而不涩,较之喷泉而有味。”如今,曲水亭风情犹在,玉乳泉则风情遗失。

济南自1905年开商埠之后,其经济社会发展重心逐渐由老城西移。《历下烟云录》对济南老城虽有着墨,但对商埠的着墨则更多些。以城市建设为例:“二马路(经二路,下同)与普利门大街、估衣市街相连,交通最繁,商贾最盛,故近以估衣市街狭窄,令拆去门面、放宽街道,从此自军署而西,其道荡荡,蔚为大观。然在此民力凋敝之时,为此强制之举,难免人言啧啧耳。”再以商贸发展为例:“最热闹者为二马路之纬四、纬五两路间,店铺以天

【城市地理】

《历下烟云录》里的济南风情

津帮、宁波帮为多,茶点、用具、布帛、酒食俱在焉。门面装潢尚伟大雄丽,而于货物之陈列殊欠讲究,且其物品之掺杂匪夷所思。如祥云寿,一绸布肆也,兼售瓷器;福利公司,一食品肆也,兼售烟酒与白铁用品,盖皆有杂货店之性质也。”商家行兼营之策,为无奈之举,最热闹之处尚且如此,可知当时商贸活动的不甚景气。

《历下烟云录》中,对老城商情也有所记述:“城内市廛,别有模样,以芙蓉街一带最为繁盛。曲水亭两岸皆古董店,虽茅茨土阶,而鼎彝在架,书画满壁,与苏州之护龙街相似。每值二、七,山水沟有集,沿街布摊,售旧物,价更廉,惟须在晨间方得妙品,因系宵小攘窃而来者,与南京黑市相似,贗鼎极多,非具眼,不能得便宜。”“趵突泉前后左右俱为南市,百货杂陈,仿佛上海之城隍庙,苏州之玄妙观,其价较他处为廉,故生涯不恶。”

衣食住行乃民生之本,《历下烟云录》中对此也多有记述,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“婚礼新旧并行,嫁女受礼,不治饮食,不亲迎,仪仗亦仅街牌乐队而已。”“寿礼极隆重,物必求丰求美,友朋传致,愈多愈善。”“元旦、端午、中秋三节,酬酢极繁。仆役贺节,主人犒赏,亲朋以礼物互相馈遗。”“青布为最普通之衣料,虽家拥千金之资,亦多有衣青布袍者,质朴为他处所弗及。”“普通人家一日三餐,晨馍馍或锅饼,不具菜;午、晚俱馍馍,或佐以小米稀饭。”“每至十月,家家置炉矣,炉价极廉,仅及南方三分之一。大商铺亦有之,火坑之制已除,明年二月始卸去。”“房屋式样极质朴草陋,门面旧派如祠堂,新派则石库门。”“木板之价甚贵,故用之折壁者少,多用芦管支架,糊以红纸。即其墙垣,亦泥多砖少。”“普通建筑都为三间,即小说所谓‘一明两暗’也。‘明’以饮食,‘暗’以寝处,而会客之所,则在左右两室。”“窗棂用玻璃者极少,平时光线亦弱。屋顶多天花板,皆为冬令取暖而设,油漆亦不讲究。”从这些描述中,我们不难想象,当年百姓生活之清贫。

《历下烟云录》记述的年代,我等熟悉的那些老字号饭庄,要么尚未创办,如燕喜堂、聚丰德;要么名气还不大,如汇泉楼,因而文中没有涉猎。不过,其对商埠诸菜馆的记述很有意思:“济元楼如半老徐娘,犹存风韵,倘为熟客,倍见温存;新丰楼如新女子,自有天真,间效西风,更新耳目;三义楼如少妇靓妆,顿增风采,已除稚气,颇有慧思;百花村如北地胭脂,未经南化,偶尔尝试,别有风光;宾宴春如新嫁娘,腴腆已减,妩媚独胜,三朝羹汤,小心翼翼。”

据《1927·济南快览》载:“济南土著本勤朴而少情性,故销金窟之游戏场不多,虽有亦甚简陋。妇女多终身不出大门,比之津、京、沪各埠,大有天渊之别。此固济南社会之美德,而为南人所不及。孰知民十(1921年)以后,侨居日多,商务渐甚,交通亦加便利,本地土著不免随之传染,而奢侈之风亦随之开矣。”《历下烟云录》对此有些“实录”。

当年范烟桥在济南,仅是待了五个多月,时间不长,闲暇有限,因而其所闻所见难免表相或偏颇,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故就济南一埠表面上观察,仅能得其皮相而已。”不过,即便是如此,《历下烟云录》仍然是济南近现代历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。